

# 為塵爆傷者 止痛的挑戰

文 / 高銘章 臺北慈濟醫院麻醉部疼痛科主任 攝影 / 吳裕智



一般人的印象中，麻醉醫師就是待在開刀房裡作手術的麻醉，其實我們默默做了許多開刀房以外的事，特別是處理生命交關的場景，比如啟動綠色九號(急救)時就會有麻醉醫師衝到現場，發揮我們維持生命的專長，為病患作生命復甦、急救、插管等治療。六月二十七日，八仙塵爆當晚，我們就到急診室協助氣管插管以及中心靜脈和動脈導管的置放，第一時間以維持生命徵象穩定為首要目標，這也是麻醉醫師的專長。此外，麻醉醫師的訓練必須對內外科疾病及器官系統有相當的了解，並且熟悉各類急慢性止痛藥物的使用，這次塵爆意外事件，麻醉部疼痛科醫師也積極參與傷者的疼痛控制。

## 燒傷的手指 連按止痛機都不能

塵爆發生的第一時間，在臺北慈院趙有誠院長及麻醉部黃俊仁主任的指示下，麻醉部成立了麻醉及疼痛控制團隊，期望能為病人接下來的治療過程減緩不適。最初想到的是可以裝設自控式止痛，讓病人可以自行控制嗎啡止痛劑的量，但逐一訪視病人後發現，十三位病人中，有十二位的手指嚴重燒傷，根本無法執行自控式按壓。為了緩解燒傷造成的極度疼痛，只能由醫護人員經由給藥幫浦調整流速，持續給予靜脈嗎啡的注輸，盼能稍稍緩解這群二度以上燒傷孩子們持續性的疼痛。

而避免不了的是，大面積燒傷後的清

創、植皮及換藥都需要使用到嗎啡類藥物才能止痛，「是否會成癮」成了家長們心裡莫大的擔憂。而大量嗎啡類止痛劑可能產生的耐受性與依賴性也成為挽救生命外，醫護人員必須謹慎面對的課題，但在醫療團隊及疼痛科醫師的專業管控與監測下，我們成功緩解了疼痛且避免嗎啡類止痛劑的耐受性及可能成癮的風險。

### 靜動脈導管精準置放 用心止痛協助換藥

麻醉團隊的角色除了為傷者做清創及植皮手術的麻醉，更要負責中心靜脈及動脈導管的置放及更換，因為四肢已無完膚的病人們根本找不到周邊血管可以使用，還好平日的訓練有素，藉由超音波導引成功完成每一次的導管置放。另一個特別的角色，是在每次大換藥的時候，由疼痛團隊醫師直接進入加護病房裡做靜脈的麻醉與止痛，期望可以降低病人對於傷口換藥的疼痛所導致之心理陰影，這是臺北慈院疼痛團隊做得很好的地方。

### 有效止痛與嗎啡依賴的平衡考驗

進入第二週的亞急性期後，死亡的威脅逐漸減少，疼痛科醫師要思考的是必須預防使用大量嗎啡類止痛劑帶來的耐受性與依賴性。耐受性是對同樣的嗎啡類藥物需要更高的劑量才能達到相同止痛效果；依賴性則是因為靜脈嗎啡的給予對於疼痛會立即緩解，快速緩解的過

程中易產生欣快感，進而產生依賴。期間，我們進行靜脈嗎啡類藥物之間的轉換，避免同一藥物越用劑量越大，減少耐受性產生；病人一旦可以經口服藥，則儘早轉換成口服嗎啡，可以減少針劑帶來欣快感的依賴性。而燒傷初期，我們即經由鼻腸管加入治療神經性痛及慢性疼痛的用藥，大幅減少嗎啡藥物的用量，也讓孩子們的疼痛得到控制，從最痛的十分得以降低疼痛，維持在零到三分之間。

過程中有些插曲，即使我是麻醉科出身的疼痛醫師，累積了多年嗎啡類用藥經驗，深知正確的使用管制藥物並不用擔心成癮問題，但嗎啡和海洛英一樣都是一級管制藥品，每到夜深躺在床上，一想到還有十三位年輕病人二十四小時持續使用著靜脈的嗎啡止痛劑，便久久難以入眠，很擔心萬一有一個人因此產生依賴，心中的愧疚將無法抹去。所幸第二週結束前，大部分傷者都轉換到口服嗎啡，心裡的大石終於放下。



## 疼痛科醫師的欣慰 不痛，有我們在

第二週到第四週陸續清創及植皮完成，進入復原期，以非嗎啡類的止痛藥為主，合併少量的口服嗎啡，就可以達到很好的止痛效果。滿一個月後，除了少數兩三位傷者手術後及大換藥時仍需嗎啡止痛，大部分傷者幾乎都不需要使用任何的嗎啡類止痛藥，這些藥物的調整由疼痛科醫師每天無聲息地進行，能夠看到傷者疼痛得到控制，又逐漸停掉嗎啡沒產生任何依賴，雖然他們的傷口還未痊癒，但我心理卻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欣慰。

隨著傷者皮膚逐漸長好，接著考量的則是復健期及疤痕攣縮造成的疼痛，以及後續可能產生的慢性疼痛。燒傷的當下，除了皮膚，神經也受到嚴重的破壞，神經一旦受傷，復原的過程就可能有神經性疼痛產生，像是極度發癢、針刺感、

灼熱感、痛覺過敏或感覺異常等等的症狀，甚至演變成長期的慢性疼痛。所幸在受傷早期，我們就開始使用穩定神經藥物，像是新型的鈣離子阻斷劑利瑞卡(Lyrica)，可以大幅降低復原過程中的癢及痛，並預防或減少慢性疼痛的產生。

照護過程中，我也感受到這群孩子們對麻醉及疼痛控制團隊的信任與依賴。記得一次深夜一點多，一位病人突然很痛，他最先想到的是要請麻醉醫師來關心；還有一位傷者希望每一次換藥時都有麻醉醫師在旁邊，即便不需要給予麻醉止痛劑，光是陪伴，就可減緩他的焦慮與疼痛，因為我們的積極介入，讓他們感受到疼痛的減少與陪伴的安全感。雖然累，所幸他依賴的是我們，而不是嗎啡。經過臺北慈院醫護團隊的努力，看到傷者陸續出院，這是最讓我們感到欣慰的地方，也祝福每一位傷者都可以盡早回復原來的生活。



攝影 / 程千芳

# 最高規格的 營養照護

文 / 張亞琳 臺北慈濟醫院營養師

燒傷病患是哪幾床？他們可以吃東西嗎？燒傷面積多大？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一早就趕緊到外科加護病房報到探視燒傷病患，雖然臨床經驗十年，但是第一次照護燒傷病患，深怕自己疏忽任何一項評估。

真正看到病患才知道原來他們傷得這麼嚴重，而且病情變化超乎預期，原本有幾位可以由口進食，甚至跟我聊天，但是幾小時後忽然馬上需要插管……這段時間從早到晚待在燒傷病房，看到了慘不忍睹的傷口、聽到患者聲嘶力竭的哭喊聲、看著焦急的家屬、情緒崩潰的護理師……下班後仍繼續搜尋資料一直到深夜……回想起來真是一輩子難忘的經驗。事件發生到現在已經兩、三個月了，但有機會分享時，仍然是止不住眼淚，其實哭的不只是辛苦，感動的地方也是非常多。

「營養」對於燒傷病患來說，從頭到尾都扮演著不同的重要角色，從一開始腸胃道功能的建立及免疫功能的維持，



接著病患是否能順利地接受清創、植皮、長皮、脫離呼吸器、抵抗各種細菌的入侵等，到後來支持病患足夠的體力與肌力來持續做復健；因此營養是從病患一開始入院就要介入，而且不能中斷地持續到最終病患復健完成。

病患家屬甚至醫療人員，從電視、網路上獲得五花八門的飲食資訊，處理這些反而是出乎意料地花了非常多時間。院內辦了不僅一次的家屬座談會及燒傷飲食說明會，同時也向病患本人說明此時對他們最適合的食物及營養的重要性。院長更在座談會上強調素食飲食絕對足夠營養，讓病患及家屬安心及放心。病患傷口復原及長皮的速度也如預期，後來很順利地一一轉出加護病房。

很感謝院長及主管們，讓我們更有信心及空間將營養師的良能發揮到最大，也給予了病患最好的營養照顧。

# 藏在沙漠裡的那口井

文 / 黃曉芳 臺北慈濟醫院心理師

在普通病房見到病人與家屬在一起的那個時刻，我有一些恍如隔世，整一個月，我走過加護病房的長廊，大門打開了家屬眺望的眼神，這個眺望從焦急，到篤定，篤定自己的孩子活下來了，而未來，「沒有關係，我們陪著你一起。」一位母親透過視訊這樣跟孩子說。

整一個月，在觸碰不到的距離裡，我抬起手，想為家屬摸摸孩子的頭，卻滿布植皮後的血點；我想握握孩子的手，包裹著紗布……只剩肩膀還能拍拍，卻覺得這一拍，太輕，抵不上換藥的疼，復健的痛，好似徐志摩那首〈別擰我，疼〉：

「別擰我，疼，」

你說，微鎖著眉心，

那「疼」，一個精圓的半吐，在舌尖上溜——轉。

一雙眼也在說話，

睛光裏漾起心泉的祕密。

那疼，鎖在眉心，化入嘶喊，融進眼淚，一雙眼在換藥後，渴求著喘息，好似在跋涉過疼痛的沙丘後，渴望遠方的一口井，「使沙漠美麗的，是在某個角落，藏著一口井。」《小王子》說。我在想，那口井是什麼？是遠方怎樣的一個未來，可以熬得過眼前？



八月下旬，黃曉芳心理師祝福一位將出院的塵爆傷者。  
攝影／吳裕智

在一次喘息的片刻，我走進了病房，那一雙眼，漾起太多祕密，家屬允許了我們單獨談話的空間，我猜想了每一個祕密：飲食、復健的進度壓力，因此與家人的互動壓力，身體心象改變的失落，生涯衝擊的茫然……

「我擔心不知道疤會長成什麼樣子……」病人望著雙腳，嘟著嘴。

「換藥的時候你有去看傷口現在的樣子？」我問，病人點點頭，我繼續說：「你很勇敢，敢於面對身體的改變，但身體需要時間去復原，給它一兩年的時間，讓疤痕慢慢地穩定……」

病人靜靜地聽，慢慢地抓癢。

「在疤痕穩定的過程當中，嘗試不要去討厭它，因為它就是在變化中。」疤痕是不可控部分，我聚焦在可控部分，「對這個變化，你可以做的是穿壓力衣，以及復健。」

這是一個可見的圖像，穿著壓力衣，做復健；而疤痕的變化，是未來的不可知，但是，前者可以影響後者。每個人都需要著力點，而父母的著力點，在無法代替復健，代替進食的情況下，就是準備三餐，督促進度。

每個人逐漸進入自己的軌道，繞著孩子公轉，孩子也自行轉動起來，在嘶吼多少次的換藥，拖延多少次的復健後，在一次的談話裡，我發現已自行發展出轉移注意力的方式，「換藥我就看 XX 綜藝節目，他們講話我還聽不到呢！就一直跟著節目笑。」這個孩子說，「復健走路的時候，我就戴耳機聽音樂！」

據父母證實，這一招足足走了四到六大圈的病房距離。

從第一次費盡千辛萬苦地坐起來，垂著充血脹刺的雙腳，到輪椅，到抬腳……因為見證過這從新學步的過程，才知道這四到六圈有多麼不容易。

在學著爬樓梯的進度當中，也準備出院了。那天我準備了一個史迪奇的樂高，病人先驚呼可愛，接著就說：「復健嗎？」我們笑成了一團，是，極小的樂高模型，可以拼出的那天，復健也逐漸拼湊完成。第二個意涵是，「史迪奇的兩隻耳朵有缺陷，是個被丟在地球的外星人，在地球上，牠學習接納，喜歡自己的身體。」

孩子紅了眼眶，我也有點哽咽。我說，愛哭、怕痛的 Selina(任家萱)找到自己的意義，我知道你也可以。也許要如《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一樣，非得走上這一大圈，才換得一種眼光，看到生命中最閃耀的，如寶藏般，如井泉般，就在身邊。👤